



第三届作家杯
网络文学大赛
YC.QQ.COM



第三届腾讯作家杯原创文学大赛获奖作品
红袖编辑倾力推荐之浪漫爱情故事



I

双爱

SHUANG AI

网络原名《绝色之双子红颜》

一心一诺 著

两个俊美公子，两位绝色红颜！

因一把称霸武林的冷霜剑，挣扎爱恨中。

离合间，仇恨下，爱更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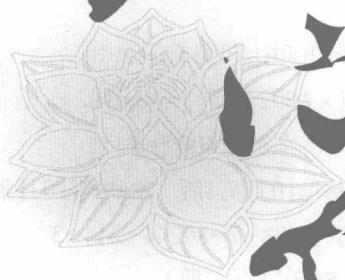
冷漠外表下，是坚韧执着的爱恋。缱绻，纠葛，情归何处？

坎坷爱情又会拨动谁的心弦？

现代出版社



I



一心一诺 著

现代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双爱 I · II / 一心一诺 著. —北京: 现代出版社,
2008.7

ISBN 978-7-80244-244-3

I. 双 II. 一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8) 第097133号

双爱 (I · II)

作 者: 一心一诺

责任编辑: 陈世忠

策 划: 北京阅读时代图书

发 行: 全国新华书店

特约编辑: 刘和芳

封面设计: 天下书装 (13693001197)

版式设计: 酒心堂·阿木

出 版: 现代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安外安华里504号

邮 编: 100011

印 刷: 三河市和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mm 1/16

印 张: 36 字数: 400千字

版 次: 2008年10月第1版 2008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244-244-3

定 价: 47.80元 (全二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若印装质量发现问题, 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双爱

① SHUANG AI

目 录



楔子

第一章	十年生死两茫茫	01
第二章	霎时厮见说何如	03
第三章	美人娟娟隔秋水（上）	09
第四章	美人娟娟隔秋水（下）	14
第五章	龙吟虎啸一时发	18
第六章	一帘幽梦映夜月	23
第七章	凤兮阁帘人独立	30
第八章	暮月深竹暗浮烟	36
第九章	初涉江湖多惊险（上）	43
第十章	初涉江湖多惊险（下）	49
第十一章	我歌我诉月徘徊	62

第十二章	我舞我狂影凌乱	67
第十三章	惊风乱异芙蓉水	72
第十四章	密雨斜侵薜荔墙	77
第十五章	风波不信菱枝弱	84
第十六章	夜阑风静波纹平	89
第十七章	劲风浩浩浪骤起	95
第十八章	愁思冥冥日沉夕	102
第十九章	轩颜乍见翻疑梦	109
第二十章	洛城无处不飞花（上）	115
第二十一章	洛城无处不飞花（中）	123
第二十二章	洛城无处不飞花（下）	130
第二十三章	不知何处吹瑟琴（上）	136
第二十四章	不知何处吹瑟琴（下）	144





① SHUANG AI

目 录



第二十五章 冬风百里杭州路（上）	151
第二十六章 冬风百里杭州路（中）	158
第二十七章 冬风百里杭州路（下）	163
第二十八章 闻道欲来相问讯	169
第二十九章 青颜昼眠知浪起（上）	175
第三十章 青颜昼眠知浪起（下）	181
第三十一章 红袖夜语觉潮生	188
第三十二章 日出云中乱事喧	195
第三十三章 凤凰台上凤凰游（上）	200
第三十四章 凤凰台上凤凰游（下）	206
第三十五章 风去台空江自流（上）	212
第三十六章 风去台空江自流（下）	217
第三十七章 无边思绪细如愁	223
第三十八章 依依梦里无寻处	229
第三十九章 荷叶萋萋溢满情	236
第四十章 也无风雨也无晴	242
第四十一章 动离忧，泪难收	247
第四十二章 昔日恋人殊途来	253
第四十三章 相悲见，翻疑梦	258
第四十四章 相逢称名忆旧容	264
外一篇——	
脉脉多情风铃诉（上）	273
脉脉多情风铃诉（下）	279





楔 子

盛夏，山谷内溪涧泉边。

仿佛全世界的光芒都汇集在泉边那个男孩的身上，一身纤尘不染的白衣穿在他身上，被耀眼的阳光笼罩着，泛着朦胧的光晕。绝美神朗的五官像被精心雕琢过，即使隐设在光影中，也能感觉到他强烈的气场吸引着周遭一切注意力。漠然的冷傲和高贵在这个年幼的孩子身上，不会让人觉得突兀，反而有种神秘难测的魅力。

他埋着头，盘坐在泉边的青苔石上，聚精会神地折腾着手中锐利的小戳刀，将一块上好的檀木雕成他想要的形状。黑漆柔亮的长发顺着颈部的曲线垂至胸前，细碎的发丝随意地在他耳际飞舞，时不时遮住他与众不同的烟灰色瞳孔。他不耐烦地将肆意的乱发绕至脑后，指间却碰到一个温软的小手，将他的长发拢在手中。他惊喜地猛回头，眼眸中的倨傲被一缕幽然的温柔盖过，眼角眉梢乃至飞扬的长发，都在欣喜地欢笑：

“颜儿。”他笑着凝望他身后的女孩，同样是一袭白裙，同样飘然的长发，却被一根纯白的丝带精心的修饰，整齐地披在肩后。

“别动。”女孩轻笑着叫他转身，松开自己束发的白丝带，任由万缕青丝翩然落下。

“你干什么？”男孩背对着他，只感觉到自己的发丝从她指间划过，顺从地聚在一起，

不再乱舞纷飞。

“好了。”她松开手，一个精致的蝴蝶结盘踞着，整齐地束住他的长发。她走到他身旁，屈膝蹲下，侧着头，好奇地看着他手中的已初见雏形的檀木，问：“这是做什么？”

“秘密。”他摇了摇手中的檀木，冲她挤眉一笑：“做好了就是你的。”

“给我的？”她的眼睛顿时一亮，伸手便要拿过来细看，腕间鲜艳的红绳从衣袖间露出来，在她白皙皮肤的映衬下格外显眼。

“别抢，”男孩高举手中的半成品，一手抓住女孩的手腕，“做好了才给你，现在不许看。”他腕间也有一条一模一样的红绳，与女孩腕间的那一根重叠交汇。就像两个本该平行而过的人，在命运的安排下，悄然相遇。

从此，等着他们的，是半生痴爱，半生等待。

风铃谷，本应是天下武学朝圣之中心，而此时，却冷清得不可思议。

慕容昭，以潘安之貌、华佗之能闻名江湖的“医陀仙”，此时落魄地驻足在湖边远眺，全然看不出“天下第一美男子”的风姿。他一手紧握着一卷画轴，另一只手背在身后，画轴的边缘整齐如新，一看便是新近的画作。可他却没有要鉴赏的意思，长叹一口气，将新画丢进一旁的湖水中，眼中似有不忍，更多的，却是强迫的誓不相见。

画轴在水中慢慢展开，湖水浸湿了画中人——一身红妆明艳照人，似在对他笑。可这笑容，对他而言，却如此陌生。

“师父。”一个稚嫩的女童声在他身后唤他，“慕容叔叔。”紧接着是一个男孩的声音。

慕容昭急速掩去眼中多余的情感，和蔼地笑着回头：“颜儿，轩儿，上哪儿玩去了？”

白衣女孩并不答他，一眼便看见还在湖水间漂浮的画，她知道师父在想念谁，这么多年过去，他的思念从来没有淡过。可她却不愿当着慕容昭的面说出来：“刚才去找觞轩，他该吃药了。”

慕容昭轻敲女孩的额头，责怪道：“轩儿比你大，你该叫他哥哥，怎能直呼他的名字？”

“我就喜欢她叫我的名字，不用改。”男孩一本正经地替女孩掩护，惹得女孩咯咯直笑：

“师父，你看，可不关我的事。”

慕容昭一脸无奈地看着两个孩子，却也安慰。也好，有他们陪伴，他在谷中的生活才不会那么难过。





第一章 十年生死两茫茫

谷中十年，世间万变。



自天下武学第一朝圣之地风铃谷隐没后，十多年间，武林格局已大为不同。江南的“暮月山庄”、江北的“圣域”、楚界的“西楚云地”三分天下，彼此相互钳制、相互抗衡，冲突不断。

西楚云地辖区，碧云城分部。深夜时分，守卫也毫不松懈。两三支青甲黑披的巡夜队伍时不时从分部大院穿过。

趁着月色浓重，三个矫健的身影越墙而过，隐至屋檐后。见带头黑衣人一个手势，便各自飞身向指定方位隐去。带头人自己翻身而跃，向后院主屋奔去。

“什么人？”屋内之人听到异动，闻声而出。他身形魁梧，五大三粗，手持长刀，紧张地四下巡望，是碧云城分部的首领钟韩离。他话音刚落，从他身后飞掠一条白影，由精钢铸成的银锁以迅雷不及掩耳之速死死地缠上他的脖颈。

“钟韩离，今天就是你的死期！”黑衣人字字珠玑，清澈响凛，来人竟是一名女子？钟韩离不敢迟疑，拽着银锁，一使劲，女子翩身飞起，袖中一柄短剑飞出，直对钟韩离面门。钟韩离格手挡剑，万不料此乃虚招，黑衣女子袖中洒出一丝白烟，钟韩离躲之不及，白烟

硬生生被打在身上、吸入肺中。女子不欲再与他纠缠，挥剑斩断银锁，一个回转，稳稳落地。瞅着钟韩离痛苦地在地下打滚，眼中流露出阴冷的诡笑：

“不必挣扎，你中了我的‘三步断肠’，只消一会儿功夫，你便要见阎王去了。少挣扎一会，还能死得痛快些。”

钟韩离被银锁勒住咽喉，早已说不出话。皮肤渐渐出现溃烂，冒着乳白色的气泡，他神情痛苦，双眼凸出直视黑衣女子，微颤道：“你究竟是何人……”

黑衣女子轻笑，从怀中掏出一块晶石玉坠，在钟韩离眼前晃了晃：“这你可知道了吧？安心去吧！”

“你是圣……”钟韩离拼着最后一口气，指向黑衣女子手中的信物，一口气接不上，死不瞑目。

只听黑衣女子一声响哨，院中四下硝烟四起，一片火光。

她正待离开与手下会合，不料瞥见墙外一个白影掠过，她心下一惊，莫非还有其他人在此伏击？她不敢多想，急忙翻墙跟去。

追逐间，左手飞出三道寒光，均被白影轻而易举地避开，最后白影在院外一棵粗壮梧桐树上落下。黑衣女子定睛一看，原来对方竟也是一名女子，白衣飘飘，施起轻功来如轻燕回旋，像白影一般，只见她此时飘飘然立在树梢上，腾空踩着一根幼枝，竟丝毫不动。轻功了得，可见一斑。

还没等黑衣女子开口，白衣女子已幽幽说道：“姑娘出手真重。”

“你何人？报上名号！”黑衣女子停在离她不远处，蓄势待发，唯恐一不留神又让对方溜掉。

“名号尚且有假，我若说我是圣域之人，你可信？”白衣女子面遮薄纱，背着月光，更叫人看不清她的模样。

黑衣女子正要出口，竟闻到一丝奇香，甜而不腻，幽远深长，香味正是从那白衣女子身上传出。就待她愣神这会儿，哪里还见白衣女子的身影？只落下空枝微颤，夜风徐徐。

此时，随黑衣女子同来的两名手下也会聚到她身边。

“地图找到了吗？”黑衣女子问道。

手下两人相对一眼，均摇头。

“该死！被人抢先一步！”黑衣女子跺脚，懊悔低吼。





夜风徐徐，夜色中的暮月山庄一派宁静。

容显，号令天下之暮月山庄庄主，静默在窗前，忆起十多年前的往事，惆怅向往……

“昭儿，你可决定了？”

“小师叔不必劝我，我心意已决。只是小师叔日后也不能来风铃谷小住，陪我下棋品茶、比武论文了。”慕容昭嘴角勉强挤出一丝笑意，宽慰别人，也安慰自己。

“那……菁菁呢？她怎么办？”

“她？”慕容昭苦笑，晦涩地说：“菁儿性子刚烈，既然她已决心离开，除非师父再世，怕是谁也拦她不住。由她去吧。”

“唉，没想到事情竟会变成这样。”

“请小师叔速速离谷。从今往后，江湖上再无风铃谷，还望小师叔珍重！”

……

若非师兄天行者留下的盖世绝学，藏于风铃谷后山密室中，并嘱不得将此秘外泄，令师侄慕容昭决意以幻术封闭风铃谷入口，自己亦永世不得出谷，怕是江湖不至于混乱至此。回想当年风铃谷一呼百应，众家何等团结？

容显忧郁地叹气，管家刚送来的急件平摊着放在书桌上。急件旁的白纸上容显心烦中写的三行字：

西楚云宫遭人纵火。

冷霜剑失窃。

钟韩离遇杀身亡。

寥寥几十字，直刺刺地映射出容显内心深深的担忧。他长叹一声，直望着悬于天幕的圆月，那一缕水练色的月光正落在西南方向，清冷的银白色光晕勾勒出远处重山的虚影。

西南……正是西楚云地的势力范围。

一阵夜风忽起，卷起案上那张绢纸，只容它在半空中打了个旋儿，飘飘乎落在洗砚台中，“冷霜剑”三字被水沁开，墨迹晕开成花儿似的图案，一朵黑色的花，隐隐蕴含着死亡的信息。

西楚，冷霜剑……

容显烦闷地掩上窗，将那张浸水的纸揉成团，丢在地上。怕是不久之后的江湖，连虚假的平静都遮不住了……

月色轻摇，无视世人的忧心，懒散地映亮西楚边境那个忙碌的城镇——雁城。夜色渐



深，城中却依旧热闹，这里是西楚通往中原地区的必经之路，接近夜晚过往商旅休息借宿的时段，大街小巷均是穿着各式服装的异地人。而因为西楚云宫被纵火盗剑一事，这过过关卡的边陲城镇到处都能见到身穿青甲黑披风的宫闱侍卫队。

侍卫队的领头人便是这位黑面煞神的高壮男子叫鹰准，他那双鹰眼巡视着过往行人，灼灼其光，教人不寒而栗。城门边上已经拦截了十几人，均为形迹可疑、行为猥琐的过路人，他们的行李和随身物品被一遍一遍地搜查，就连身上穿的内衣亦不例外。

“查仔细些！万不能让行凶之人离开西楚云地！”高壮男子一遍又一遍、不厌其烦地叮嘱手下。

临近城门，一顶软轿从旁边的胡同中窜出来，不疾不徐的前往城门。在这样一个以车马为主的边境，乘轿实属怪异之事。鹰准毫不迟疑，剑柄飞至轿夫面门，略一使劲，轿夫应声倒下，后脑摊出一片血迹。过往妇孺看不得此等血腥，早已惊叫起来。

“你好生无礼！问都不问一声，便杀了我们的轿夫，没有轿夫，谁送我们出城？”一直行走在轿子右边的女子傲然仰着头，不客气地说。她虽穿着一身素衣，身上并无饰品，发髻上也只是简单地插着一支银钗，偏生一张俏脸，淡眉如画、目似烁星、肤胜阳雪，惹来过往路人阵阵侧目。此等绝色，莫说在这荒凉之地，即使在美女如云的江南一带，亦是不多见。

鹰准正待动手，只听轿中之人微喏喝止：“月吟，休得无理！不得妨碍鹰队长办事。”那女声淡然清冷，幽幽一声：“鹰队长，您母亲病体可愈？”已让鹰准一个激灵，态度收敛，不若之前的冷峻，毕恭毕敬答道：“家母已痊愈。这还要多谢沈姑娘相救。”

“好说。”女子淡淡应声，不再多言。只见轿帘晃动，她已掀开轿帘，依身出轿。

仅仅是一名素衣婢女都有如此绝色，主人更是堂皇不让。只见这女子一袭轻绡白纱，夜色迷蒙下，一层水银色的流光笼上她的身段，透着淡雅的暗光。素净的白裙仿若被施以仙气，出尘脱俗竟似在云端雾里。晚间徐徐凉风抚上她的脸，那张绝世容颜在同色面纱下若隐若现，仅那对在黯淡夜幕下流光溢彩的美瞳中透出的沉静淡定，便非这个年纪女子该有。若非面遮轻纱，她的容貌怕是惊艳更添百倍。婢女月吟站在她身后，竟硬生生被比了下去，半点也夺不得她的光芒。

只见女子翩翩行至身首异处的轿夫身前，微一皱眉，蹲下将轿夫死不瞑目的双眼合上，略带埋怨地对鹰准说：“鹰队长即便执行公务，也万不该如此轻率地处置一条人命。”

鹰准自知理亏，不敢反驳，应声道：“是，沈姑娘说的是，是鹰某草率了。只是云王下令，彻查出入闲杂人等，鹰准只能奉命行事。”



“那你查出什么来了吗？莫非这轿夫有可疑？若真如此，倒是青颜大意了。”女子缓缓说道。她自称“青颜”，鹰准尊其“沈姑娘”。

“这轿夫究竟有无可疑，还要待鹰准彻查后才好下定论。只是刚才看见他企图硬冲关卡，鹰准才出手制止，没想到出手重了。”

“你胡说！他哪有冲关卡了？你这么咋嘛一下就把他干掉了，可见他根本不会武功，又何敢硬冲城门？！”月吟沉不住性子，当即反驳。

鹰准皱眉，不予反驳，答曰：“这荒漠小镇，极少有人乘轿出行。”

“那是因为我们家小姐不会骑马！”

鹰准不为所动，接着说：“鹰准知道多有冒犯，但还望沈姑娘体谅。沈姑娘对我娘亲的救命之恩，鹰准莫不敢忘，待日后有用得着鹰准之处，鹰准定当竭尽全力。”

沈青颜轻叹一声，道：“罢了，当日我救你母亲，也只是尽医者之心，倒不指望他日有报。鹰队长只是公事公办，当搜便搜吧。”沈青颜略一偏身，让出道来，任由鹰准搜查。

“得罪了！”鹰准稍一迟疑，亲自动手搜查，一顶颇新的青顶小轿立时多了几个剑眼。

好在一番搜查毫无结果，鹰准这才舒了口气，转身对沈青颜歉意道：“沈姑娘，你们可以出城了。”

“哼，轿夫都没了，还怎么走？莫不是你给我们家小姐抬轿？”月吟直刺刺地讥讽道。

鹰准表情变也没变，即刻差来手下，命令道：“来人！送沈姑娘出城！”然后对沈青颜一辑，说道：“沈姑娘，鹰准有任务在身，请恕我不能远送。这是通关令牌，有了它，接下来的人万不敢刁难于你。鹰准说话算话，他日有用得着的地方，沈姑娘开口，鹰准莫敢不从。”

沈青颜也不客气，落落大方地说：“那就多谢鹰大人了。青颜这就托你一件事，这位轿夫是我聘的，不知他有无妻小，就请鹰队长将他厚葬。”

“自当如此！”

“那就有劳鹰队长了。这里有一副药方，待三日后你母亲吐尽淤血，再令她服下，伤病自可痊愈。”

鹰准大喜过望，双手接过药方，亲手揭开轿帘，扶白衣女子上轿：“多谢沈姑娘！沈姑娘请！”众人见队长对此女子都毕恭毕敬，又怎敢怠慢？几个手脚快的早已上前抬起轿杆，起轿出城。

软轿行至西楚疆界，西楚侍卫队的人方才回头。

待西楚云地的侍卫队走得不见踪影，丫鬟月吟方从轿底夹层中取出一个长形檀木盒子，



奉到白衣女子面前。

“小姐，果然如你所料，钟韩离一死，西楚云王最信任的就是这左使鹰准，你救了他的母亲，他无论如何也不好为难你。多亏他的令牌，我们才能一路畅通无阻。待明日进入暮月山庄辖地，便不怕他们了！”

沈青颜小心翼翼地打开木盒，一柄清冷宝剑，无鞘，剑身雕花，剑锋透着月光洒落的水银色，触近剑锋还能感到丝丝凉气，剑柄处镶嵌着无极图案，剑柄和剑身衔接处隐约刻着两个字——“冷霜”。

沈青颜手指轻覆过剑身，若有所思：“但愿真如你所说的才好。只是如今冷霜无鞘，怕是还要费一番周折。”她略一思量，心念：“这剑带在身上总是不妥，要想个办法将它放在一个稳妥之处，待找到剑鞘，再将其取回。”

她目光中透着盈亮，思绪万千……





第二章 霎时厮见说何如

天未破晓，刚带队执行完搜查任务的鹰准即被告知云王召见。他顾不得休息，即刻赶往偏宫。西楚云宫的主殿被焚，虽说不至于破坏建筑架构，却也已将外墙烧得面目全非，雕金空镂被黑灰盖住，整个宫殿外墙黑一块、白一块，哪里还能看得出当初主殿的富丽堂皇？

鹰准深吸一口气，踏入偏殿。

殿中金边珠帘后，隐约有一个男子的身影，鹰准不敢怠慢，在帘前单膝跪下，恭敬行礼：“属下参见云王。”

“鹰准来了？”帘后男子的声音就像从地底冒出，闷闷沉沉，听着十分别扭。纯金打造的面具遮住了他的脸，只有面具下那阴冷的双眸闪着寒意。他身着锦衣华服，黑漆皮靴，黑亮的长发随意系成一束，斜倚在王座上，居高临下地问：“有收获吗？”

“回禀云王，属下无能，尚未有结果。”鹰准直起身，恭敬回答。他的口吻平静得听不出害怕，也无失职的味道。只简单地道：“属下定会全力追查疑凶下落，云王请放心。”

“放心？你叫我们如何放心？”一个柔媚女声不屑地轻哼，从鹰准身后越过，空气中浓郁的脂粉香味横扑上鹰准的脸，六根衔珠凤簪分别插入她两边的发髻，朱红色的金边朝服背面绣着一对相对飞舞的双凤，她直刺刺地走上珠帘后的王座，坐在西楚云王的身侧，对



鹰准的回话自是一百二十个不满意，“鹰左使，你身负皇宫守卫之责，这事，云王理当判你失职之罪。”

“琉璃夫人教训的是。”鹰准一脸默然，垂眼望着自己前方半寸的地面，也不知对这番训斥听进去多少。

偏殿的空气似要凝结成块，砸在鹰准的头上。他明显感觉到琉璃夫人的不悦。近几年来，她在西楚的身份已与云王正妃无异，差的只是一个正式的册封大礼。云王对她的纵容简直让人匪夷所思，起初还有人挺身而出弹劾劝谏，但在他们全部被西楚云王下旨赐死以后，再无人胆敢有所非议。

“哼！”琉璃夫人直瞪着鹰准，从腰间取出一物，丢向他。鹰准闻声接住一看，竟是一块月牙型的令牌。他不明所以地抬头看向珠帘后的面孔：“这是……暮月山庄的信物？”

“这是在钟韩离怀中发现的，他临死时死死握着这块令牌。”云王接过话茬，声音冰冷。

“云王可是怀疑是暮月山庄的人杀了钟舵主？”

“哼！本王可不蠢！贼人扔下这么个玩意，就想把他们做的事嫁祸到暮月山庄头上，引我西楚云地跟暮月山庄大打出手，他们即可坐收渔翁之利。做梦！”云王的声音一下子大了起来，抚着下颚，恶狠狠地说。

“云王可有什么计划？”鹰准揣测王意，谨慎地问。

“贼人偷袭碧云分部，无非就是为了王宫地图！这纵火盗剑、杀钟韩离的事儿，多半是一伙人所为。他们既然想要把祸推给暮月山庄，我就遂他们的意，让他们知道我西楚没什么事不敢做！”云王用力一拍金座扶手，扶手齐切切被砍下一块。只听琉璃夫人接着道：“鹰准，这事儿交给你来办！”

“是！属下遵命！”

“放出风声，凡举报凶手、寻回冷霜剑者，西楚云宫无条件答应他三个要求，无论他要金银珠宝，还是美女宅契！”琉璃夫人颐指气使地代西楚云王下达最后的命令。鹰准沉下眼，嘴上恭敬应允，心中无奈难当。

他在等，在忍，在期望那项金漆王座上坐着的王，能与王座相匹配。

西楚云王扬言要斩杀盗剑者、为碧云分部钟韩离舵主报仇一事一经传出，立刻在江湖上掀起万丈波澜。凡与人有仇怨过节者，均趁机诬告仇家，以图借西楚云王之手，害而杀之。西楚云王看似铁了心要揪出真凶，无论被告发者是谁、无论真假与否，均一一派人灭之。一时间，江湖上人心惶惶，各人均不知自己何时就会死于西楚剑下。略有思量者，也纷纷投奔暮月山庄及其庇护下的六门十八台。





容显端坐书房，手捻长卷不知多久，六门十八台已经收容了近千人，如今还有不少人陆续前往。

“万想不到，云王竟如此大胆！”他持着六门送来的长卷的手微微发抖，这是因恼怒又克制所致。“咳咳咳咳！”情绪激动之余，几声厉咳，声嘶力竭。

“父亲勿忧，小心身体。”容显面前，一位俊逸公子递上一件长绒斗篷，披在容显背上。他容貌俊美，剑眉神目中无戾气，柔和得犹如一池春水，尽是温润之色。淡蓝色的长衫勾勒出他挺拔修长的身姿，腰间深色黑牛皮制束腰，更显得他英气逼人。他手握一把白扇，十指修长，一副贵公子打扮，丝毫不若那些时常出入暮月山庄的习武之人。

他便是容显膝下独子，暮月山庄少庄主，容逸之。

屋外明媚的阳光从窗棱照射进来，斜射在容显略显苍老的脸上，他的半张脸被光线的阴影遮着，阴晴不定。紧锁的深眉像一道鸿沟，跨不过去。

容逸之站在父亲身旁，看到他的表情，深知事况严重。他悄声支退管家，扶着容显在书桌前的太师椅坐下，左手不经意间搭上他的脉搏，指尖猛然一颤，试问道：“父亲，最近可食用过什么特别的东西？”

“什么？”容显心不在焉地应答，显然没明白逸之话中真意。

“孩儿怕是……父亲已中奇毒。”容逸之不再迟疑，坦然相告。

“什么！我……咳咳咳咳咳！”容显话还没说完，又剧烈地咳嗽起来。

“父亲莫急，这些天你所吃所饮，可都是老管家送上的？”

“是啊！”

“可有吃过其他人送来的食物？或者有无应酬时吃过什么？”

“……只有前两日在映香居与旧友闲话时，尝过那里的核桃酥。”

容逸之沉吟片刻，才道：“父亲所中的乃是一种慢性奇毒，源自西楚之地，无色无味，即便吃下去，普通大夫也决计辨不出中毒症状。幸好孩儿游经西楚地时，曾得一位高人指点，对这种毒的毒性略知一二。我即可派人取药，只是父亲这几日都要安心卧床休养，切不可运动武。”容逸之此言只是安慰，其实他也无把握可医治此毒。

“西楚？莫非是西楚云王！”容显一想至此，哪里能安心？咳嗽更剧。

“父亲，唯今之计，切不能让外人知你身中剧毒，以免恐慌更甚。更怕郎霸天一旦得知，便会趁机来暮月山庄滋事。你还是慢慢修养好。”容逸之句句均说在容显心坎上，他只得默然点头，听从容逸之的劝告。

容逸之安顿好父亲卧床，待闻其呼吸均匀后，方才蹑手蹑脚退出房门。





刚走几步，只听一声清亮的女声传来，声音甜巧可人：“逸之哥哥，伯父身体好些了吗？我刚去厨房炖了盅鸡汤，正要拿给他呢。”尤其是喊“逸之哥哥”时，语气中更添撒娇、亲昵的味道。

容逸之脸上原本带着些许愁容，也因为这一声甜甜的呼唤而舒展：“袖儿。”

被他唤作“袖儿”的女子名叫宁红袖，原是遗孤，被容显带了回来，当做亲生女儿好生调养，与容逸之青梅竹马一块儿长大，感情颇佳。她朝着容逸之迎面走来，黑顺长发被梳成一个精致的蝴蝶髻盘在脑后，只留两缕青丝垂至胸前，杏眼俏眉，眼角微微上翘，一双丹凤眼，灵气逼人，尖而高挺的鼻梁小巧精致，樱桃小嘴只略比鼻翼稍宽，倒是江南美女的标准长相，艳而不媚，娇而不俗。她身着绛红色长裙，系在腰间的忧喜玲叮当作响，双目含笑，嘴角轻扬，袅娜身姿，望着容逸之走了过来，嘴上说：“怎么？伯父风寒加重了？”

容逸之摇摇头，接过她手中端着的托盘，随她返身往父亲房间走去，边走边说：“父亲被人下了毒。”他的声音很低，更带着忧虑。

“伯父被人下毒？何人如此大胆！”她深知事情严重，着急问。

“现下还不知……待……”他边说边轻推房门，竟没料到屋中竟然有人！

一美貌妇人侧立在容显床头，从外表看似三十出头，肌肤胜雪，光滑白皙，发髻高高盘起，银蛇状的头饰沿着发际盘附其上，额间以银色微粒缀出三瓣花的形状，魅惑的眼妆邪妄冷傲，斜睨着门外瞠目结舌的容宁二人。

容显靠在床边，惊诧地望着她，刚想开口说什么，就被推门而入的容逸之和宁红袖打断。

宁红袖突见有人立在房中，本能尖叫，当即又急掩住口，双眼圆睁，惊吓无比。容逸之一眼就认出来者不善：“毒王圣母！”

毒王圣母轻哼一声，背对着容逸之道：“本宫想与故人说几句都不成了，你这暮月山庄闲杂人等真多啊！”

容显运气，强撑站起，走到桌前坐下，才对毒王圣母介绍道：“他是我儿逸之。”

“他就是逸之？上次见他时他还是个小娃娃，如今竟出落如此，有子如此，你也不必担心后继无人了。”毒王圣母转而上下打量容逸之，啧啧称赞。然后转身容显道：“看你的样儿，这毒下得可不轻，谁这么狠心肠？”她只消一眼，便看出容显面色不对。

容逸之心中一凛，代父否认道：“父亲并未中毒，只是天凉偶染风寒。”

“哦？是吗？容少庄主，论毒你可不如我在行。依我看，你父亲所中乃西楚奇毒‘噬心蛊’，多半是郎霸天那小人所为。”论年纪，毒王圣母比起西楚云王倒小了十岁有余，提起

